

歷史空間

父親的堅守

■梁陸濤

父親是因為發燒被送進縣醫院的。問他身體有什麼不適，他說不覺得有什麼不適。但我知道他肯定有哪兒是不舒服的。因為我說給他揉揉肚子，他的眉毛竟然挑了一下口應承下來——父親平時從沒喊過痛癢，從沒讓我們給他揉過捏過——守在平靜如常的父親身邊，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，僅僅過了一夜，父親竟連一句話都沒留下便驟然離世！看着醫生護士在父親身上徒勞地按壓、搶救，那一刻，我突然感到，再堅強的生命也會如此脆弱，脆弱到竟然這樣不堪一擊！

父親是新中國成立前夕參加工作的。新的政權，新的生活，帶給剛剛走上社會的父親怎樣的喜悅？父親從沒講過他的那段經歷，但我完全可以想像得到，當時父親那種朝氣蓬勃激情滿懷的樣子。不過父親生性內斂，不喜張揚，他的欣悅，他的激動，只會埋在心底，不會表現出來。「文革」前，我無意間翻看過父親寫於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的小說、劇本文稿，作品的字裡行間，浸透了那個時代青年人的激情與嚮往。

但我後來發覺，可能正是因為這種對新生活的激情與嚮往，卻一直在給父親增加着莫可名狀的苦惱。父親雖然只讀過幾年小學，但骨子裡卻是個浪漫文人。文人都渴望那種風唱婦隨，情投意合，紅袖添香的婚姻生活。用這樣的標準衡量，母親顯然不是父親的意中人。母親沒上過學，不識字，卻極有個性，嫉惡如仇，敢說敢為，心直口快，俠肝義膽，給不了父親想要的那種細膩的感情。因此，打我記事起只要父親回了家，家裡就難消停。吵過，鬧過，也動過手，甚至幾次鬧到法院，但父親終歸還是與母親白頭偕老。我想，恐怕還是因為父親心裡一直有着一道無法逾越的山峰，那就是中國傳統的道德準則。面對他自認為痛苦的婚姻，他可以用少回家甚至不回家的方式來逃避來自虐來自我約束，但命中注定他不可能邁出那最後一步。

其實，父親對家庭婚姻生活的不滿，完全是那個時代小知識分子的自尋煩惱。而真正給父親的心靈帶來致命傷害的，卻是「文革」以及「後文革」時代變異了的世道人心。

1966年「文革」開始，縣委癱瘓了。父親被從「四清」一線抽調回縣，明確任命為縣委辦公室負責人，主要任務是接待「紅衛兵」。父親那年32歲。我完全可以想像得出，一直把革命工作視若生命的我的年輕的父親，對黨組織交給的任務會是怎樣一種毫無保留

地全身心投入。然而父親沒有料到，「紅衛兵」運動後期清算派性組織時，他竟然莫名其妙地成了運動的犧牲品。那段時間，儘管父親仍然保持着他一貫的內斂與少語，但因為我親眼看到了那些遍佈縣城大街小巷的關於他的大字報，就覺得父親的眼神裡滿是莫名的驚恐與無助。之後，父親又被停止工作，關起來參加了將近一年的「學習班」。

1970年父親獲釋後，被「重新分配」到縣醫藥公司。公司的頭頭以為父親是下放到公司「改造」的，不是安排父親到車間和工人一樣幹活，就是讓父親到誰都不願意去的偏遠山區下鄉蹲點。要知道，那時候父親才36歲，正是幹事業出成果的年齡，卻被生生剝奪了參與正常工作的權利。陷於那樣一種不明不白的境地，父親的內心裡肯定有着無盡的痛苦。可父親天生就不是那種「會哭的孩子」，他只會把外界強加於他的痛苦，默默地疊加在心裡。他不知道，這種痛苦的疊加，猶如鈍刀子割肉，會在無情的歲月中把對人的傷害放之最大；這種傷害雖然是無形的，然而卻比任何看得見的傷害更殘酷更慘烈。1971年春天，屢屢受傷的父親終於撐不住了，身體裡的魔鬼突然主宰了他的思維天地，咆哮的洪流旬然沖決了他的心靈之堤——父親精神失常了！

那是我青澀記憶中一段最悲慘的日子！為了父親的病，我們四處尋醫問藥，當然也找了不少鄉村的巫醫神漢。我親眼看到那些形形色色的先生大夫，給父親的嘴裡灌了許多各種各樣的藥，在父親的身上扎進無數長長短短的針。也親眼目睹了父親在面對病魔時，是如何保持了他一貫的堅強與隱忍。

1970年代末，國家開始為在「文革」中受過迫害和錯誤處理的幹部落實政策。從不求人的父親，在母親的督促和陪同下，第一次因為自己的事情去四處求告。然而，找來找去得到的答覆是，父親當年不是當權派沒有被打倒沒有戴「帽子」而且沒有做過任何結論，也就沒有「政策」需要落實；辦學習班停發的工資後來又補發了，安排去醫藥公司也屬於正常調動。父親找的人有領導，有同事，也有當年處理父親時的參與者。這些人有的表示同情，有的表示不解，有的表示厭惡，有的甚至會惡語相譏。但即使如此，我也從沒聽到過父親的抱怨和牢騷，從沒聽到過他對社會對任何人的一句不敬之詞。

我是家裡的長子。少年時期父親很少回家，父親因病回歸家庭後不久我就參軍遠離了家鄉，真正跟父親生活在一起的時間不長，對父親比較陌生。父親去世後這半年時間裡，我一直在回憶跟父親一起生活的那些珍貴片斷，並試圖進入父親的內心世界，還原一個真實的父親。但是，我發現我的思維經常會出現短路。用世俗的觀念來看，父親這輩子算不上成功者，甚至有些窩囊。工作幾十年沒混個一官半職，「文革」中莫名其妙挨了一通整沒能討回個說法，「革命」幾十年孩子老婆幾乎沒跟他沾過什麼光倒受了他不少牽累。面對社會的歧視，面對時代強加於他的種種不公與不幸，他也不抗爭，不抱怨，似乎只會忍氣吞聲逆來順受。但靜下心來想想，又不能不承認，我們這個家庭在村裡是出輩的，父親的子孫也都是優秀的。而這出眾，這優秀，無不都在彰顯着父親潛移默化的影響，那就是做人的尊嚴。父親生活在一個無公平公正可言的時代，他無力改變環境改變命運，他只好以堅強作矛，以隱忍作盾，用一種超然世外的人生

態度，不苛求他人，不委屈自己，始終在堅守着他做人的尊嚴。「生命誠可貴，尊嚴價更高。」有了這個堅守，父親對一切身外之物都能夠淡然處之。

父親是離休幹部，按規定醫藥費可以實報實銷。可近幾年，卻幾乎沒見父親拿過藥看過病。父親去世後，我們去給父親報銷住院費用時才知道，縣醫藥公司前幾年已轉制成民營藥店，原由醫藥公司為父親繳的醫療保險，藥店以可在藥店拿藥為借口早就給無端停繳了。父親平時有個頭疼腦熱拿幾片藥，必須樓上樓下跑來跑去找藥店經理批了條子才能辦。以父親的性格，他是寧可被病痛折磨不吃藥硬扛着，也不會舍下臉去求經理簽那個字。

父親就這樣走了，走得是那樣乾脆，那樣決絕，那樣了無牽掛。遠去的父親臉上一如平日，安詳，平和，端莊，跟睡着了一樣。我知道，父親那是在用他最後的尊嚴，去完成着實踐着他一生的堅守。

畫中有話

■圖：張小板

為什麼大家都着急生馬年寶寶
而不願意生羊年寶寶呢???



亦可聞

■吳翼民

天山少女

真正第一次感受天山少女之清純美麗是在那拉提大草原的一個傍晚。

那天傍晚時分，風景區每天按時表演的節目——「烏孫國迎娶大漢解憂公主」儀式隆重開演，我們幾個毫不猶豫參與進去，擔當了舉旗誦的儀仗，這般，便可以近在咫尺觀賞到「解憂公主」的芳容啦。我細一看騎在一匹雙峰駱駝上的「解憂公主」的容貌，大有驚艷之感：這位裝扮「解憂公主」的天山少女實在太美了，哪是從「大漢下嫁來的公主」？分明是「烏孫進獻大漢的美女」啊！典型的維吾爾族或哈薩克族少女，瑩白到透明的臉容，長睫毛下撲閃着一雙藍色迷人的大眼睛，高挺的鼻樑下一張嘴角略略上翹的小嘴，微笑着，清純陽光而幸福，很契合「解憂」之名，只是擔演「大漢公主」有些南轅北轍也。我和同行者不禁嘖嘖讚歎我大中華地大物博、人物風流，便是西域邊陲的少數民族，也一個個男壯如山，女柔於水呢。

因領略了那拉提少女的出眾美麗，在過後的旅疆日子裡我把注意力多多傾斜向她們的風采。人道旅遊之美盡在山川形勝、歷史遺存；我說，旅遊之美，最美在人。記得一次我與朋友結伴遊川，大傢伙迫不及待登峨眉、仰樂山、瞻華堂……唯同事陳君整日在成都街頭徜徉，問其故，答曰：「欣賞美麗的成都妹子唄！成都妹子的美麗絕不亞於咱江南蘇杭的女子，美麗指數得高出一籌！」哦，哦，陳君是在欣賞美人，比較地域美麗指數哩。我雖然不如陳君絕對，卻也默認「美人與美景等同」之觀點。

幾天後回烏魯木齊上天山觀光。雪山倒映碧藍的天池堪稱一流的美景，我在天池邊盤桓久之，戀戀不捨。忽然看到一個奇特的鏡頭，——天池邊山道上一位維吾爾少女正旁若無人專注地啃着一個熟羊頭。羊膻味陣陣飄動，唯嘴聲頻頻傳來。我們幾個都驚異地細細去看那少女，但見她穿戴得十分漂亮，面目也非常可人，與日前所見「解憂公主」相彷彿，最吸引人的要數長睫毛下忽閃着的一雙清澈的藍眼睛，如同微縮的一泓的天池。這就有點不可思議了，這麼一個精緻的少女，卻啃着一個粗獷得多少有點猙獰可怖的羊頭，並且她的身旁還有一個同樣藍眼睛高鼻樑的天山小伙，正給她遞着紙巾。二人情侶耶？兄妹耶？這樣標致的人物，卻行如此粗獷的舉止，似欠和諧，但我忽而覺得安置在美麗的天山少女身上、而且就在風景如畫的天



■清純美麗的天山少女。

作者提供

豆棚閒話

■青 絲

跳加官

舊時的戲班，在正戲鳴鑼開場之前，都會有一段加演的戲份，由一名頭戴喜神或財神面具的戲子，身穿大紅緞袍，粉底皂靴，擺出喜神或財神的範兒，昂首闊步沿着戲台走三圈，以志吉慶。如果台下的觀眾，有身居高位、爵祿顯赫的人物，戲子還會跳着獨特的舞步，嘴裡喊出顯貴之人的稱號，手上高舉「天官賜福」、「加官進爵」、「一品當朝」、「指日高昇」等吉祥話語的條幅，以示慶賀，由此預祝顯貴之人仕途順利，稱之為「跳加官」。

民間傳說，跳加官源起於親選三百子弟教於梨園，並經常親自登台演出的唐玄宗。但是從史料看，明末之際方始有跳加官的記載。吳偉業詩云：「雲鬟子弟按霓裳，雪面參軍舞鶴鴒。」清人王芝祥注曰：「即謂跳加官。加官面具，粉白如雪，故云『雪面』。」由於唐玄宗被梨園行尊為祖師爺，民間傳說很有可能是因此而附會。

清代的統治階層，酣歌恆舞，競為奢靡，遇到喜慶，最為常見的慶賀方式就是請戲班子到家裡來唱戲，跳加官也因而最為盛行。但是，如果戲班子是到皇宮大內裡演戲，就不能跳加官，因為戲台下面看戲的皇帝或皇太后，已經是無官可加。即使是皇后、妃嬪、皇子看戲，也不能跳加官，避免皇帝因此見疑，誤以為有篡位之心。所以，凡在宮廷裡唱戲，只能是「跳星官」或「跳靈官」。

跳星官的表演方式與跳加官差不多，只是隱含的旨趣不同。乾隆年間，皇帝生日觀戲，跳星官就是很討喜的表演。為正戲開場之前，由三名戲子身穿紅袍皂靴，扮演福、祿、壽三星，同時出場並跳。壽星居中，福星居左，祿星居右。舞步也有着固定的模式。民國戲曲理論學家齊如山的《國劇身段譜》載：「加官步：姿式兩足大往外撇，步要小而慢，身體要稍為搖擺，落足時稍用力。」壽星起舞的同時，兩手持一條條幅，上書「天子萬年」四字；福星的長條幅是「澤被萬民」四字；祿星的長條幅則是「玉食萬方」四字，以祝頌皇帝的福壽綿長、仁澤廣被天下。

跳靈官也是清代宮廷裡演戲的常例，相比起跳星官，場面更大。靈官是道教中的仙官，姓王名善，司掌雷火，是護法監壇的神。而跳靈官，須選用戲班內的名角十人，身上所穿的紅袍、三隻眼面具、紅色鬍鬚等道具，都是根據道教聖地龍虎山的靈官形狀製作。跳的時候，靈官的左手袖子上向上挽起，右手拿着司掌雷火的杵，一邊起舞

書若蟬蛭

■葉 輝

鹽田仔的故事

大約是1986年，有一天跟一班老朋友在西貢碼頭集合，一起乘搭街渡，來到久違的小島——鹽田仔，在小島上尋尋覓覓，那天我們都在找房子，其後我寫了一篇文章，題為《假日鄉村人》，二十八年後重讀，真是有恍如隔世之感了——小島有如劫後重生，而當年一起到訪小島的友人，有兩人已經不在人世了。

《假日鄉村人》是這樣的：我們竟然煞有介事的，在一個田疇荒蕪的小島上找房子。我們在城裡忙碌了六天，第七天來到一個美麗而荒僻的小島，一起站在教堂前的草地上，夢想在小島上生活，還認認真真地開着玩笑，分派不同的身份和角色，有神父、教師、廚子、區議員，還有人提議辦一份油印的報紙。

然後，就開始找房子了，好像真要在小島上定居——離開一個擠迫熙攘的島，到另一個只遺下一些老人留守空屋的島，建立新的生活秩序，開闢背叛文明的夢土。我們看了一幢又一幢空置的房子。我們在興高采烈的時候，本來也心裡明白，開得再認真的玩笑，也只是玩笑而已，但想來可不全是鬧着玩的，我們大概都這樣想：一個星期的第七天，一個月的第三十天，或一年的最後一個星期，等等，總之是一些可以暫時離開城市的日子，來到小島，有一幢自己的房子，做一陣子假日鄉村人。

後來我們才發覺，假日鄉村人也得要解決最基本的生活條件。我們發覺，一幢有露台的村屋，瓦頂下拉了一塊大膠布，那是一幢漏水的房子了；屋裡當然沒有現代化的廁具，弄一個化粪池，要花好幾千塊錢；牆壁的灰水已整塊整塊的剝落，住進去之前，至少要刮平斑剝的牆身，掃上油漆。

做一個假日鄉村人也見得容易，我們開始考慮交通問題，然後又考慮房子的保養問題，再然後是許多其他的問題、問題、問題。我們都喜歡這小島，我們都喜歡崗上的教堂，喜歡淳樸和善的島民，喜歡深淺層疊的山色：喜歡這喜歡那，依然覺得，假日鄉村人不易為，問題、問題、問題原來壓倒了喜歡、喜歡、喜歡，畢竟都是在囂鬧的城市裡活了半生的人呢。

接載我們來到小島的船家大嬸說：「我才不要住在這裡，這裡有什麼好？」小島的年輕人都跑到城裡去了，只留下老人留守空房子，一位老婆婆說：房子也曾出租，他們把房子弄得烏煙瘴氣，以後再不租給外來人了。

那是1986年，鹽田仔的年輕人都往外發展了，島上有很多荒廢了的房子，也有好一些城市人到那裡找房子。二十八年匆匆過去了，昔日一起到鹽田仔找房子的友人，有兩人已先後辭世了，第一個是李國威（1948-1993），第二個是也斯（1949-2013）。當日一起到鹽田仔找房子的，還有誰呢？都記不起了，依稀記得好像還有李家昇、黃楚喬、羅貴祥等。此外，還有誰呢？



■「跳加官」是舊時戲曲重大演出的開場儀式。

網上圖片

一邊唸唸有詞，目的是避凶祛邪，消災解厄。有時候遇到宮中有要求，一整個戲班的人，都要參加演出跳靈官，規模非常龐大。清朝滅亡之後，跳靈官也隨之亡佚。

據劉成禺的《世載堂雜憶》載，清代遺老徐世昌曾於民國四年（1915年），為了慶祝自己的六十大壽，請戲班子唱戲時，加演了跳靈官。為此，遜帝宣統的老師陳寶琛專門寫詩譏諷：「鈞天夢不到溪山，宴罷瑤池海亦乾；誰憶梨園煙散後，白頭及見跳靈官。」詩名題為「漱芳齋觀劇有感」，意在斥責譏罵徐世昌的僭越行為。

而在民間，官民看戲，尤其是在一些喜慶堂會上，跳加官乃是必不可少祈福儀式。同治年間，兩廣總督瑞麟按資格應升殿閣大學士，但任命一直沒有下來。瑞麟生日的時候，壽宴上戲班子跳加官。扮演喜神的戲子，不知道自己頭上的官帽兩翅已經鬆動，正隨着身體的動作搖搖欲墜。為了避免帽翅跌落的不吉之兆，另一名戲子心急智，於是臨時扮演傳達皇帝詔令的內監，手捧紅綾衝出，跪在喜神的面前說：「奉上諭，賜太師冠（官）上加冠（官）」喜神也跪下接喜，內監把紅綾紮在喜神的帽翅上，喜神謝恩之後接着再跳，並把手上的「一品當朝」條幅掛在台中間，跳加官方才結束。這一隨機數演的情節，令瑞麟非常高興。數月後，瑞麟果然官拜文淵閣大學士。自此以後，凡是府上看戲跳加官，瑞麟都專挑這名給自己帶來好運的戲子，由此成就了一個跳加官的經典傳奇故事。

自上世紀50年代以後，跳加官就漸從戲劇舞台上消失。所幸的是，近年來一些地方戲班通過挖掘傳統，依然留存此習。